

世说心雨

油菜花开

□ 丁浩

夜深梦回,我经常会感到身在故园乡间,有时候怀里还抱着一地金灿灿的油菜花。

四月的天空,是油菜花的天空。在故园乡间,到处都能看到盛开的油菜花。房前屋后,村前村后,河沟边,大道旁,一畦小小的金黄,有一种珍质感。乡野广袤,一抹平川,黄得无边无际,有一种豪华感。在高低不平的地方,黄色的油菜花镶嵌在碧绿的麦苗地边沿,黄出了气势,黄出了纵深,仿佛是交响乐的旋律,有一种立体感。四月的阳光下,金黄色的大地,黄得鲜亮,黄得惹眼,黄得炽烈,黄得甜蜜,黄得沉醉,黄得美好。田野上红光满面的乡间父老,默默耕耘的老黄牛,犁尖翻过一波波裂开美丽花纹焕发生命气息的泥土,还有村庄上空的袅袅炊烟,都被无边无际的暖色包围着,被无边无际的喜悦和幸福包围着。

每年逢到清明节,我都要回到故园乡间,去看油菜花,去看我心中的花。这似乎已成惯例。从南京回靖江,走高

速公路,只需两个小时。如今故园乡间,推墙,拆屋,圈地,填河,筑通衢大道,盖工厂高楼,庄稼地日见减少,三五年过后,再回那里去,也许就见不到油菜花了。想看油菜花,必须抓紧,过期不候。

晨时万丈阳光,四处禽鸣。我站在我家三楼顶上,看远看近,满目嘉禾。乡间是花的世界,最显春色的就是油菜花。碧绿的麦田,镶嵌着连片成海的油菜田,大起大落的色块,组成了斑驳陆离的图案,就像大画家萨尔瓦多·达利笔下那幅撼人心魄的《狂想》。

漫步走进花的海洋,思游八极,仿佛鹏鸟怒飞。轻风阵阵,绿浪推动着黄浪,寂寞的田野骤生动感。油菜花之间,突然出现了一方育秧的黑色土地,一对年轻夫妇在并肩碎土,准备蓄水后播撒稻种。我问他们怎么没去城里打工,回答说“自己觉得怎么样就怎么生活”。乡

野田间蕴藏着哲学,这是孔子的发现。什么叫好?自己觉得好,就是好。这对年轻夫妇给予我的回答尽管很随意,却充满着生存哲学的道理。隔着一片疏落的白杨树望过去,随势起伏的油菜花似乎是一种幻象。朝阳朗照,红霞满天,四处的房子高高低低,几乎都是白墙方窗,红门尖顶。这样的村舍静卧在油菜花之间,有一种打上了劳动烙印的真实之美、自然之美。

小时候,我特别喜欢南瓜和丝瓜的小黄花。长大一点,则更喜欢油菜花,它们让我着迷,给我力量,更赋予我无穷无尽的遐想。油菜花不娇不艳,不俗不媚,不孤僻,不怪异,不名贵,庄稼人喜欢它,是因它是乡野之花,是庄稼人自己的花,是生命之花,是幸福之花。它的低调,它的坦然,它的灿烂,它的奔放,它的大气,它的热烈,就如同庄稼人朴素的本性。

过了四月是五月,一到五月中旬,就可以收获油菜籽了。想象中,村口的油坊里,那些身强力壮的榨油汉子的脸上洋溢着幸福,他们光着膀胱,挥舞着榨锤,汗飞如雨,在一阵阵高亢的号子声中,一筐筐油菜籽经过挤压,闪耀着太阳光泽的菜油扯丝似地流淌不尽,满屋子飘散的菜油香,一圈圈升腾起来,风一吹,整个村庄上空都是香味,行走在村前村后,谁都会狠狠地嗅上几口。家家户户的女人们,个个都会过日子,她们把日子过得像菜籽一样精细、圆润,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油光闪亮、香喷喷、美滋滋。

大地铺满黄色,无边无际,连绵不绝,一直向天边延伸。乡野间尽是铺天盖地的灿烂,明亮而金黄,令我眩晕。像大海一样汹涌壮观的油菜花,用它的金黄色衬托出天空的碧蓝与纯净。默默注视着大地上盛开的油菜花,我再一次肯定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正是我今生今世向往的人间天堂。

(作者系江苏省文联名誉委员,作家)

杂谈

适斋笔记七则

□毛贵民

蕈油面

蕈油面,常熟面食。以破山寺下面店所制为佳。法採山间松蕈,蕈油煎之,即得蕈油,以置碗底,汤之,复将熟面入汤,即此面。风味独特。余有一章,文曰:“平生塞北江南”,盖实迹耳,未遇如此美味之面。秋来颇思之。电视专题片《舌尖上中国》竟失载,不亦惜乎?近有友人自常归来,谓余曰:“捎来蕈油,且为破山寺下面店所制。”不亦乐乎?

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七日

留余

人到了这个岁数,应有点悟生。不过亦稍稍晚矣。昨日与朋友谈起,曾于中华古玩网上见一汉白玉匾,上书两字:“留余”。隶书,古朴、含蓄。惜乎囊中羞涩,现不知竟属何人。

因想,知不可尽言,留口德也,才不可尽露,留回旋也,功不可尽邀,留肚量也,财不可尽用,留福泽也。惜乎,惜乎!吾年轻时尽不知也!

更新当从今日始,或为亡羊补牢,尤为晚也!吾愿友尤其年轻之吾友体谅此语:“留余”。

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四日
数日阴雨,今忽晴大热。

谢客

细审近年行为,殊为可笑。皆无学好动之果也。为此,当脱俗务,静居思过。今后,凡社会性质活动,一应敬谢,私人相邀,量力而趋。尚祈兄等爱我如故,幸勿强迫。口号:

人生匆匆,不过百年。

世间繁杂,荣誉自取。

大道光明,殊途同归。

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十二日记

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四日重抄自省

砚铭

砚,古字为研。《古文解读入门》云:

古无砚字,唯研字也。
研之眉、之肋、之侧,之盖所镌刻文字,是为研铭。

砚铭起自远古。宋人《文房四谱》载:“昔黄帝得玉一组,治为墨海,其上篆文曰:‘黄帝鸿氏之研墨。’

学者以为,不足为凭。西周太公金匱研铭,为我国现存最早文献之《大戴礼记》所载。

学界以为可信程度高于前者。其铭曰:“石墨相著道自全”。不佞之意,亦当存疑。

不佞少而失学,读书少且粗,追忆所读,窃以为研铭一种,兴于宋元而盛于明清者也。

研铭或为记事,或为明理,或为言志。宋元以降,鲜有名列史传之文士无之者。以不佞观之,苏芝坡当为之最。盖其铭有余味也。

研以有铭者为贵。然,字有美丑,工有精拙,有好研而铭坏者,无好铭而差研者耳。纯说理且语出三家村如“跳龙门”之类,最为鄙陋。故不可一概而论。

不佞有一方歙研,底有明朝吏部尚

书阙款。其铭曰:“中书君,集于斯,文采掩映,人未知之。及其显也,远近师之。是以,君子不苟乘时而自得能也。戊辰闲题。”虽文欠清逸,字亦差强,然,聊胜于无,亦足自喜矣。呵,呵!

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日

忽有微得

微雨习书,纸润便利也。忽有微得:所谓书家,乃写字与人观者。史上未见写字自观而称书家者。故,或因银两,或为人事,四尺半幅尽属他人。有书家云:仿佛嫁女。言不忍也。倘使留之自观,夫复如何?不佞见三四年前书,败笔历历,

醒目惊心。暗忖幸未送人也!

七十年代初,不佞在杭州服役。一日随队参观典型街道小营巷,入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主席视察之居民家,见桌上有一台式小卡,宽窄如掌,上为毛主席手书《沁园春》词。曾接待主席之老媪谓余:“儿子时为中学生,卡片为其从学堂中带回。毛主席来我家,谈家常,问生活。后凑近观自家书。自语道,写得不好哪。”其时不佞方二十岁,闻之以为伟人谦虚。今日思之,乃自观自字之感受也。

倘使真正书家能自观自字,数年前所书十之七八会拉杂摧烧之也!唯自我感觉良好者或可例外也!

二零一四年九月十日

读画

古玩网上见一旧画,虽非名作,亦有意思。其画笔意粗率。画一老者,着中式冬装,裤角扎实,秃顶,戴眼镜,坐吸长烟袋。右为一炉,炉上置老北京之谓“水吊”,左为一矮桌,上有兰花瓷壶及六盏。后景为青草。其景致正余童年所亲见常有也,故觉亲切。题诗尤佳:“夏日松下坐,有时池畔行。行立与坐卧,中

怀倦世营。不觉流年过,亦任白发生。不为世所薄,安得遂闲情。”题名:北京街头所见。落款:孚鲜画。无年代。孚鲜也者,网上未查出此人。以画景度之,当在民国至解放初期,画代不远。玩其画及诗,是甘愿闲暇而洞悉世情者。此辈如今鲜矣。

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二日

读丰子恺

丰子恺的画,单从技法上说,是比较单纯的。中国画的技法皴点染之类,在他的一幅画中,并没有完全使用。他的人物房子树木颇像小学生课堂上“偷玩”时所画的图案。我们上过学的人,谁没有这样玩过呢?我的一位同学,坐在我身后,上课时画我的背景影,亦惟妙惟肖也!但是,人们为什么还是喜欢丰子恺,尊崇他为大家呢?一则,他的画集中体现着传统文化的魅力,他所画的现实世界充满人情,给冷漠的世间以温暖。二则他的画以成人而推出稚童,这是思想上的难度,非常手所能为矣!

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四日

(作者系江苏省文联名誉委员,省文联原创作研究部主任,作家)

品鉴

神之所

——《起点与生成》邱振中艺术展观后感

□衡正安

对于邱先生我们并不陌生,近年来几次艺术活动都在艺术界掀起过波澜,不管是第一次回浙江的展览,还是在广东东莞的艺术展,以及不久前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都成为当今艺坛关注的热点和焦点。对于我个人来说更是非常的熟悉,他的书法理论著作《书法的形态与阐释》《书写与关照》《神居何所》,在十年前就拜读过,特别是其中关于笔法的论述对我有极大的帮助和启发意义,我认为是当代研究书法笔法最深、最具价值者。

我以为,解读邱先生的艺术不是很容易的,即便是纯书法艺术部分也不能仅仅囿于传统的书法学范畴,更不能用传统书法的笔法、章法、取法、墨法等来认识,必须站在东西方文化比较学、哲学的高度,从东西方文化的生成、起点、分歧、融合、冲突、焦虑、忧患、矛盾中去感悟、欣赏、把握他艺术的价值、创作形式、状态和意义。我们可以将他的艺术活动看作是当代艺坛上的一个事件,其本身已经构成有价值的研究现象,值得文艺评论界、艺术界的高度关注。

我们知道,东西方文化的源头主要有三个:西方文化中的古希腊、古希伯来文化,以及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,大约在中国的西周末期之前,也被称为“轴心时代”,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从大的方向来看有重大相似之处。但是到了所谓“轴心时代”之后,东西方文化开始分

途,其中中国文化认为一切社会问题是人的问题,要解决好人的问题就要管好人的“心”,因此,以儒、道两家为主要文化的“心性”之学逐步形成并发展,包括后来的禅宗佛学,至宋、明理学为至极,从此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围绕着“心性”展开,“心性”的实践表达就是修养,书法也不例外,这就是邱先生所说的“修养”。但是,书法作为“通神”的一种特殊符号,他诞生、成熟于属于那个“人神不分的时代”,不管它最终还是走下了神坛,走向了人,但是它所具有的神性始终如影随形,只是打那之后我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人的部分,投向了线条、结体、用笔、用墨、章法,以及作品所散发出的书卷之气等审美特征,而将他最原始的内核遗忘,这就是宇宙、生命所赋予文字的神性,也是一种合理的解释。

邱先生所讲到书法“神秘性”“来源不明”以及“修养”,正是作为一名当代艺术家高度的敏感性和深刻性,他不仅探究到书法深层次的领域,也给我们带来了古老书法一种无限地、现代性的想象和创作的可能,为我们提供了东西方对话的交汇之所。

正如范景中先生评论邱先生艺术时说:“静下来,让黑暗降临到你的墙上,它是神的黑暗!”是啊,这个黑暗是黎明前的黑暗,是起点而走向生成的黑暗,是神之所的黑暗。

(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,省文联艺术部负责人)

途,其中中国文化认为一切社会问题是人的问题,要解决好人的问题就要管好人的“心”,因此,以儒、道两家为主要文化的“心性”之学逐步形成并发展,包括后来的禅宗佛学,至宋、明理学为至极,从此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围绕着“心性”展开,“心性”的实践表达就是修养,书法也不例外,这就是邱先生所说的“修养”。但是,书法作为“通神”的一种特殊符号,他诞生、成熟于属于那个“人神不分的时代”,不管它最终还是走下了神坛,走向了人,但是它所具有的神性始终如影随形,只是打那之后我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人的部分,投向了线条、结体、用笔、用墨、章法,以及作品所散发出的书卷之气等审美特征,而将他最原始的内核遗忘,这就是宇宙、生命所赋予文字的神性,也是一种合理的解释。

邱先生所讲到书法“神秘性”“来源不明”以及“修养”,正是作为一名当代艺术家高度的敏感性和深刻性,他不仅探究到书法深层次的领域,也给我们带来了古老书法一种无限地、现代性的想象和创作的可能,为我们提供了东西方对话的交汇之所。

正如范景中先生评论邱先生艺术时说:“静下来,让黑暗降临到你的墙上,它是神的黑暗!”是啊,这个黑暗是黎明前的黑暗,是起点而走向生成的黑暗,是神之所的黑暗。

(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,省文联艺术部负责人)



谢玄 字幼度,东晋阳夏人,谢奕之子,谢安之侄,文学家、军事家。文武兼备,有经国之才,应大将军桓温召为吏,深受赏识,后任南郡相,监北征诸军事,善治军,官至都督徐、兖、青、司、冀、幽、并七州诸军事,与吴兴太守张玄之并称“南北二玄”,为时人所称道。

即兴树之喻^①,叔侄家中对。
沉吟悠悠心,人才何以待。
经国施谋略,文武当兼备。
招募北府兵^②,骁勇皆精锐。
淝水烽火起^③,秦军望而畏。
少许胜多许,劲旅震其威。

注释:① 谢安曾称赞谢玄为“谢家宝树”,语出《晋书·谢玄传》。

② 晋室南渡,大量北方民众南迁江淮。谢玄从中招募骁勇之士,组建训练成精锐部队,因驻守京口,而东晋又称京口为“北府”,故称“北府兵”。

③ 谢玄作为东晋将领参与指挥了淝水之战,并取得了以少胜多的决定性胜利。

行者

何处是江南?

□ 张永祚

“江南”,长江之南也。古指长

中下游的湖南、江西一带。现代意义上的江南,主要指苏、杭为中心的太湖流域和杭嘉湖地区,历史上称之为江东,因为长江在这一段略呈南北流向,所谓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,“至今思项羽,不肯过江东”,就是最好的注解。其实,人们常说的江南,已不局限一种地理概念,而变成一种文化概念,是包括吴文化、金陵文化、扬州文化、徽州文化等在内的另一种水乡文化。

江南水乡,水乡风情,因水而秀,因水而丽,水是江南的命脉,水是江南的灵魂。“长江之水天上来”,到了江南这片神圣的土地上,江河湖海连成一片,水网纵横,水道交错,四通八达,不择而流。2200多年前秦王置钱唐县,到隋文帝设杭州,五代吴越、南宋时被定为国都,应该说全赖钱塘江的因缘滋润!公元前333年,楚大败越,筑城石头山,置金陵,这个所谓“六朝古都”、“十朝都会”,难道不是千古秦淮的庇荫造福?同样,周庄、同里、甪直、乌镇、南浔等古镇也是应“水”而生,芳华绝代!特别是那白墙黑瓦,深深的院落,那临水的老街、沧桑的古桥,那弯弯的河道,咿呀的乌篷船,还有那惊艳千年的昆曲和摄人魂魄的评弹,哪一个不是因为水的灵性和智慧而让人梦回萦绕、难以抵御?

水墨江南,如画江南,是杏花春雨、小桥流水?还是笙歌回廊、桨声灯影?其实更具人文情怀的还有江南园林!拙政园、留园、沧浪亭、狮子林、退思园等,耳熟能详,百看不厌。被誉为“笼天地于形内”,措万象于“园”中,亭、台、楼、阁、廊、榭、舫、舫、轩,一山一水一风景,一花一木一陶然,通过抑景、对景、借景、框景、漏景、夹景、镜景、移景等压缩方式,把水波荡漾的灵动,迷朦深厚的韵味,清丽弥漫的气息等“万千宠爱集一身”。可不是吗?有多少时光可以重来,只有江南园林愿意静静地等待,这里消逝着昨日的岁月,也凝结着曾经的风景。每个园主都有自己喜欢的风格,每个园林都有自己独特的美学,如果将其还原成“达则兼济天下,退则独善其身”的儒道思想,却有着殊途同归的人生追求。所以,当你走进园中,移步换形,看到那鱼池、假山、回廊、飞檐、花窗、疏竹、红花,踏着那一级级青青的台阶时,跫跫足音中回荡的也许就是他们“荷锄向田,鞠躬南阳”的退隐致趣。

诗情的江南,在文人墨客的笔下是挥之不去的梦。苏东坡《望江南》“半壕春水一城花,烟雨暗千家”。屈大均《梦江南》“纵使归来花